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九目錄

邢侗

跋子昂畫

凌湛初見前

仇實父唐賢宴集圖記

茅翁積坤子

文選後編序

馮夢禎

書宋繡蓮經七卷後見前

馮琦

答沈仲潤書 仲潤名潅節甫子

張鳳翼

小賀傳 烏鎮人

張朝端 分巡

宋登科錄後序 刻安定書院

屠隆

吳興重建法華寺碑記

千松禪院碑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九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九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叅訂
韓千秋聖開增定

跋趙子昂書

邢侗

榮祿公膚如瑩玉神比秋泓以故點筆窻間率多幽致此卷踈木叢篁纖縱獻態與片石相為掩映風流楚楚設下作多無亦魏國仙姬衣紫綃半臂呼茗對啜已復倘水晶宮檻納罨畫涼颸于時微榮祿作此邪榮祿他幀類多重巒厚嶂采翠爛然此乃獨標神秀西子未嫁

與王時都謝鉛華衣白苧衣江頭繞紗則庶幾乎近之矣

仇實父唐賢宴集圖記　　凌湛初

隆慶丁卯人有持實父唐賢宴集卷求市者余初未之識也而價相什伯余貧甚無以得之迨戊辰秋日人復[illegible]余展卷一披如登鍾山藍田之上滿目皆夜光璠璵而工緻精絕即龍眠千里非論也余重價貿焉時一歸因玩弄幾[illegible]煩病則此豈特爲奇玩哉是又余之俞盧也矣可勝幸哉可勝幸哉爲記敘其詳以便閱覽一

人以左手挾紫衣閣右手於上而立馬之側馬驯黑其質紅其轡垂首如欲食者一孺子衣紫衫執轡而蹲坐毡一緑衣孺子回顧若語而跑孺子之前一小驪伸頸仰天以一足爬其領一人紫衣而挽馬首一人持鞍欲加者一紫衣而帶者與二白衣裸半體者斯地擲錢一孺子垂坐於側一紅衣人坦腹牽馬右手持紅纓下首以覘一人立鷹于右手以左手拽其索一人仰首視之一藍衣人牽馬而露半首於馬上一孺子藍衣紅束執冠囊而立者一緑衣者執鞭倚馬一人仰兩手而立馬傍

一馬若欲奔逸一人用力以牽者一紅衣孺子執鞭而
語牽一小驢走者一綠衣人牽一垂首馬與一褐衣而
牽馬者反顧話語一孺子執冠囊而左手捧一長包若
盛衣者一人褐衣黑采雙手捧一紫錦包一人牽黑花
馬馬若踶強而努目怒視持鞭欲捶者一官人黑袍執
帶[illegible]如一藍衣孺子一紫衣人皆合手從之一官人左
手幾首以肩倚樹而信右手拽垂楊一官人坐樹下回
視一官人縈髯玄袍以左手後指走而言者一紫衣孺
子攬雙鬟以右手托白帨左手持一柸嫣然而立者一

孺子執冠纓半啓其蓋而立者一官人欲睡而張兩手揶頭闔目皺眉嚬唇而呻吟者一黑衣人俯身捧紙一官人坐一貂墩以左手扯紙右手執筆如停思者一孺子以口嚼筆立於側一官人長髯大腹裸半體張左手於前以行而若欲後倚者一紅衣人以右手撫其胸左手扶其背而官人置右手於其右手上者一孺子執布淨几一人捧玳盤立几側回首他顧者而几上下四傍其器物玩好雖十舉其一弗盡也一孺子以手執杓盛茶於甌而一手持其甌一孺子伸雙手欲接而立於爐

之側爐之中有二壺而火炭交半溫其醴也爐側之物
尤極妍好一孺子坐而以一手托膝一手持甌飲茶茶
若盡而首若仰者一官人憑欄上看池中鵝鵝凡四一
游而鳴一回首揷羽中而游一以口撥波逆流而上一
在樹後伸頸而鳴而游若亟欲隨群者執樂器坐錦席
[illegible]以屛幽其側而吹者六官人也一孺子抱雙鬟合手
[illegible]而宴者九官人也坐之上四坐之下二左二
[illegible]二人上之一黃衣者冠道人冠以手褁起左臂衣
而翹首仰覲若有所思者一孺子從其後持甌以進一

衣靑衫而瞑兩目如睡者二人合手對話一侍人從旁
耳語二人聞之狀寂如也下之二紅裳者面右以坐而回
首於左如與左之側位二者語一面左以坐而回首於
右一孺子肩帨進茶若因與語者左側者一人持撒板
若唱一人左手持匙右手伸二指若擊席而與下之紅
裳者語右側者一人向上呼者以手撥其衣若使醒者
席之上大小無慮數十品品精也席前有荷池池荷開
者凡四半開而未開者凡二爲蕋者一花謝而房者一
一官人道冠黃服仰首倚樹上一官人以雙手拽竹加

肩上俯首與語竹傍有二鶴一俯首若覓食者一昂首而鳴一官人俯首合手而行一孺子珥筆持硯石從一紅衣人與孺子插鞭於腰者若見而侍立以遲其行者前則有樹樹下有池池之荷煒煒如也一紅衣人以鷹在其袖一人張手對語若使之放者一亭甚整亭前後有樹樹長出於亭亭之中有小几二一置棊枰於上一置衣袍白而藍者紫者紅者黃者亭四側有欄欄之中有蕉數十葉有竹數十竿欄外有荷池池荷甚放而鴛鳥雜戲其中合計之則冠者凡五十孺子有十九而面

無同者馬十一而有一馬一狀狀奇也一驢一驪二鶴二鷹鴛鴨各四外如樹如竹如篆如荷及諸物浩漫不可槩舉而皆極妙巧嗟乎是特于閒月樓奇琛耶即實文筆尚有右於此者耶昔韓退之亦作畫記誇與且詳然不過襍古今者成一帙耳若見余此本當退三舍矣客有紿者難之曰若笑退之畫不若及能如退之返趙侍御乎余曰是不能也然彈奕而勝得亦易失亦易余傾橐購之且性在是也即有趙生者来豈便讓却哉若意覬覦於此故爲是言耳客笑而去余因書之

文選後編序

茅翁積

嘉靖癸亥秋八月望海屋先生選録文選後編成後編者編唐以來諸家之文也其書　高皇帝之外以人之先後爲序挈其文之至者自昌黎韓愈而下至今晋江王慎中十有二人得文三百六十九首爲十三卷于前然後次諸名家未得其至而爍然成章者自王績以下五十一人共文一百三十四首爲六卷蓋自唐世始盛見序記碑誌應酬之文至於今世而其中十一宗工者轉相師法以爲天下倡其大觀備於此矣茅翁積受讀

而論次之曰予嘗從家大夫宦遊白下白下國家之故都也禮樂之器數具在家大夫適爲尚書禮部郎中予得從觀祭樂焉乃聞諸律呂之聲自黃鍾而之長者㕘㕘短者刀刀高者童童而下者于于淸而列濁而遽急而鏗而徐則悠或如歌或如訴如裂如崩如墜如語如咽者而十二器之聲錯然而陳不能以相兼而皦然無害彼黃鍾者萬事之毋乃參樂與之各鳴其至然十二律者皆天下之至聲也又卒莫並夫黃鍾之大豈非造物無窮其冲和雍亮之氣吹萬不盡而會于黃鍾黃鍾

不盡而布於律呂將律呂卒所不盡而冲然有餘雖一管一籥非律呂之全而皆本是氣之散布不可以限量而觀之者故十二律所竝者各至其至也而黃鍾之大爲君爲宮爲氣之元也謂諸律之歎于黃鍾謂黃鍾之大不能盡奪諸聲爲病豈通論哉是聲音之道造物實使之而不能不然者人聲之發于文者又何異焉韓退之承八代之綺靡躬振其響而開後世讀其言渾渾噩噩非偏長之文今之文章星羅于天下孰有出于韓子之法繩律矩哉故文家之流此其大成之宗與柳子得

之其文削以險歐陽子得之其文遒以逸蘇氏之文汪汪而溶液子瞻尤宏浩焉子固醇醲舒徐一歸於正而介甫務爲深邃今唐應德王道思得于二家者深而自成其才不爲所牽　國初有宋景濂之洪博而陽明夫子以理學之旨發爲光達之言仲尼曰辭達而已矣此數君子皆造化之英不可謂不至而韓子渾全矣諸子之至足以並韓子韓子之大足以該諸子固兩無所妨也故余于先生之編必以韓子爲黃鍾矣而十一子者如大呂蕤賓迭奏而不可廢其餘諸君又皆以管籥號

敔各得乎律呂之緒餘者而其陳于堂下先生之覽遠矣先生曩嘗走白下訪家大夫于與之同觀祭樂已今試與先生鈎簾而誦是編之文與曩之臨　帝都而聞鈞天其所得於天地之至聲者何如也

書宋繡蓮經七卷後

馮夢禎

法華爲釋尊最後純真極談善男子等受持誦讀爲人演說乃至書寫一偈一句其人滅一切重罪滋一切福田有人捐頭目腦髓及國城妻子資生之具若大地微塵數供佛及僧從劫至劫無有休息其人所得功德豈

不甚多以校崇奉法華人功德千萬億分乃至筭數譬喻所不能及十方諸佛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以用讚嘆從劫至劫所不能盡何以故以此經最尊最上無有比故有宋紹興乾道間湖州長興縣平望鄉陂門村善女人王氏二十八娘于此經發懽喜心殷重心勇猛精進心以絨素爲紙綵絨爲墨針爲筆始戊寅迄己丑十二年而七卷成覩書寫勞費不啻數十百倍流傳崇奉經元初兵火失三卷後歸郡城談君玉君玉子奉遺命以經歸飛英塔院住持僧妙演又感烏程縣

西善女人楊氏二蔡氏各繡一卷而經始完帙歸餘
英溪德澄寺僧式菴至正再經兵火此經幸為龍神所
護完好無虞入國朝經歸武康三橋埠普濟菴二百年
來崇奉無替寺僧濟乾懼法寶之凋欵憫王氏等手澤
之僅存將請于檀越補而飭之隨蒙鄉達許敬菴先生
首倡諸善男女協力大業旦暮就矣復裹經詣余請一
言為之跋余敬諾之時有海昌之行攜經舟中乘暇盥
觀絹素古淡字畫精潔間有磨滅然可讀者尚十之七
婦人女子目不知書心不辨義而能以針指營佛事其

精誠所感猶使數百年後歡喜讚嘆競為補苴遺漏覽大法標幟以是因緣生生世世常生佛前常聞妙法疾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況我輩聰明男子慧業文人臨探聖經一一如引鏡自照其面而留連花箭娛悅畫屏轉眼百年已逝其半無論多生鶻臭布衫未曾脫去即于弘護之事輕心慢心其與幾何視向繡經女子真可愧也因書其後歸乾且以自勵云

答沈仲潤書　　馮琦

得手教凡六幅即抵掌而談亦不過懇篤若此僕王程

巳滿覲恙未痊兼以心氣受傷歸來增劇不得巳有請告之疏　元良出閣國家盛事僕忝宮僚豈無留滯周南之感直以親病身病萬不能復出耳長安棋局何以復爾紛紜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同于我者異于我者皆不能正也來教謂憂之則如理亂絲違之則如觀聚蟻試爲立論憂其亂則愈擾任其聚則自散此議不立彼議不生有對則爭無爭無對則黨立孟子以爲性善荀子必以爲惡楊子必以善惡爲混然後知子思善立言也十論往來必合涉世則精矣世態多變口語易傳惟寡

文趣與言動可以自全葉誰事不欲至是非向亦無心因是非外來教云似之而非也予患同輩多苟且誌從方書屛筋鞍筆花亦嘗牧之誘後無同復奇耶

小賀傳

張鳳翼

小賀名恩字子雲姓陸氏其父蓋爲鎮酒家也燕良工賀四者偶之爲鎮客酒家左巨室王氏王因多購檀梨烏木象齒犀角諸材留賀四作卮盂罍𦉥諸器子雲顧時時過王氏覩賀四作歸復以小材効賀四作示賀四賀四奇之欲乞爲弟子而其父毋乃業酒佃作不樂攻

工弗之許居無何崇德葉氏馳一力邀賀四然賀四在王氏工作妙而湎于酒酒後輒目昏意慵不復能作計之葉當不得如王優游而力不足以副意非酒家兒俱往不可乃以情懇陸翁媼必欲得兒俱往且許罄其藝授之子霑亦欣然請行陸翁媼不能禁也乃遣之俱至葉氏賀四不曰酒家兒也而曰吾兒凡工作圓者觚者圓而觚觚而圓者非子霑莫與成而子霑得心應手出入規矩中巧每越賀四上蓋青于藍矣葉氏賀賀四有兒而不知其爲酒家兒也及葉氏工訖賀四則居肆[illegible]

吳之郡城當是時吳之好事競賀四造作老愈精及覩
之則知賀四有兒助之而亦不知兒爲酒家兒也賀四
死子靄喪之一如所生賀媼顧自有子子靄亦時時護
其緩急又爲時時以所得金饋陸翁媼盖一身而仰事者
兩家焉子靄豈獨其巧藝足稱殆孝義人也子靄居吳
中若錫山若雲間若太倉諸右族爭迎子靄造器物而
吳中趨市者又爭待子靄所造器物舉火故舟來迎子
靄者多不得泊及泊兢扶子靄登舟而咸不得解維顧
子靄不樂爲富人作而喜給趨市者曰彼不過供耳目

娛而此則使我舉火者也且不好爲美衣服至富人家又能曲順主人意未嘗以其巧上之曰吾固藝成而下者且食于人而可以薄技自多乎有王憲副者來飭蘇松兵備其人固賞鑒家携一研來研製殊不類常研討造一函函之工多謝不能乃召子需往視之子需曰能函成研爲增色焉進之王王喜甚謂子需良工也而不知子需之才非獨以工而良也子需自荊門歸經漕運道見淮揚之間若盂畜水膚二一決則譬居高建瓴下流諸州縣莫逃其害不若決瓜州壩任水下泄入江乃乘

涸疏鑿爲河道運亦可達而下民莫患脊藝爲無窮隄
激爲也又見每歲運舟至丹陽上下輒成阨險即將閘
瀦而沙泥隨潮上未幾復淤意弗若于閘家湖備水豈
開閉以俟運舟至則啓而濟之當得其用當時語二三
上大夫莫不捧腹以爲迂也予遂箝舌不復談及子霑
語次及二水道其言與予言若符節合憶藉第令子霑
以其孝弟蒙里選入而爲司空一小吏或如永樂元年
詔令凡有利國利民之事不拘百工技藝之人皆許其
實敷奏則其心思規畫當必有出入意表者其所裨益

實効亦可以歲月程蓋不特爲富人耳目娛貧者舉火計也顧獨以其巧用諸刀鋸切磋間與最時爲酒家兒奚異哉然子霈惟不爲酒家兒故予得以知子霈才可任事使子霈不以小物自見予亦何以知子霈而傳之傳宜以陸而復曰小賀從吳人所共稱子霈者云

宋登科錄後序

張朝瑞

宋興百九十餘年爲高宗戊辰歲又百餘年爲理宗丙辰歲二科進士同年錄獨存錄中年籍世代甚詳即小名小字亦載焉說者曰朱晦菴之道德文文山謝疊山

陸樞密之忠義古今重之録所以傳也戊辰録鈔本傳于國子祭酒莆田鄭君紀刋本傳于句容江璽氏弘治辛亥南畿督學侍御會稽王君鑑之刻置徽之紫陽書院丙辰録傳于澄邁尹武義吳濟氏嘉靖壬午汀守巴陵胥君文相刻于郡之學宮汴有宗室西亭者聯活字爲板印二録行于世瑞始爲鹿邑宰得而愛之因撮其名貫總名之曰宋登科録刻于邑署以廣其傳繼巡守兩浙一刻于衢州之孔氏公署一刻于湖州之安定書院以二科在宋室南渡之後登斯録者多東南士故就

其鄉刻之意者東南後進得是錄而考鏡焉匪直追配
前 文人而道德忠義之心亦將油然而生矣然則斯
二錄也蓋可比之商彝周鼎云

吳興重建法華寺碑記　　屠 隆

在昔世尊說法四十九年宣于金口載在寶函爍彼羣
昏激于朗日飲光結集慶喜總持亦既炳炳烺烺歷河
僧祇世劫火洞然斯文不滅乃達磨西來一切掃之曰
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斯何以故蓋文載大道文即是道
故宣靈心教即是心緣文悟道得道可以遺文取教即

心明心可以廢教恐後不能了達拘執筌蹄反失魚兎日坐寶筏忘却渡河畫餅說食枵腹不得飽餐把卷登壇終日數乎他寶初祖患之是故掃蕩文字單悟本心可謂鍼砭當門藥存對病者矣豈特初祖爲然迦文住世說法四十九年云未嘗說一法未嘗說法之云是即達磨之意然則初祖親承迦老稟教而來非與世尊相爲矛盾也一葦渡江表自心之神變九年面壁露教外之玄機及門弟子並紹心宗衣鉢雖屬雲光諸子各有領悟時稱卓偉有尼總持居吳興弁山幽棲肅若幾二

十年度誦法華滿十萬部殮收靈骨藏之寶龕舌長青
蓮經留黃壤自梁至唐總持再來是為抱玉一經未畢
五色放光題化肅宗之朝敕賜大光之號吳興法華稱
為名藍矣歷歲久遠大法淩夷朱宮碧瓦散作寒烟金
地寶階鞠為茂草斷碣殘碑漫不可讀荒岡遺塔巋然
僅存法音不遐靈氣不歇沙門如松慨然以興復為己
任而宰官陸太宰光祖潘司寇季馴輩咸以名流鉅公
淨業檀信相與助成之松公戒德既醇心靈絕巧身歷
百苦力勸萬緣凡所經營悉有妙法于是殿堂爲建僧

煥一新拱秀發祥當其王地含靈納氣繚以周垣光相輝璀粲金碧兩廊蒼翠蔚然松杉十里俾惣持之教久曠而重明西來之傳殆絕而後續松公之勤亦至矣功亦偉矣大光爲總持再來安知松公非大光轉世耶余竊謂迦老既垂諸經之文而傳至初祖西來盡掃文字初祖既掃文字之障而又謂楞伽四卷可以印心及觀祖口所宣句句亦成文理再觀尼師紹祖時時不廢法華或理取印心則有必傳之訓或志存掃除則明不立之權是皆大聖之圓機非凡情之可思議也弁山寺建則

尼師之教遂行師教一行則初祖之傳弗墜關緊詎眇乎哉壬寅道民偶客吳興甃游茲寺松公以碑見屬不辭而爲之記又作偈曰迦文垂金經大明徹垂旨云胡尊眾僧乃獨掃文字爲掃如來字即印如來心執文而遺心是則同說食祖來稟佛教爲救後世偏打誑弄琵琶總一家伎倆卓哉尼總持雲心悟絕待一見不再見慶喜見阿閦既已悟本心不廢諸經王日諷十萬部舌逝生蓮花所詣以印心亦不背祖意名山有道場歲久爲蔓草松公來重興大法煥然明哉我賢宰官樞功亦

超越[illegible]按李公垂大光碑云師億先達抱玉明是二人此目爲一蓋襲宋氏里語之誤

于松禪院碑　　屠隆

原夫靈山高會付正法眼于飲光羅筏睿因示大佛頂于慶喜初祖西來面壁妙存得意而忘言鳩摩東土翻經貴在因文而悟道南嶽思開止觀之二門傳衣佛隴智者顯悟法華之三昧啓教台宗賢首清涼並標旨趣曹洞潙仰各立門庭萬松師繼天台之風頗爲源分異派月亭師紹松公之緒足稱青出于藍卓錫弁山法雲降爲花雨譚經禪院甘露遍灑孤城宜無邊之妙義則

香飯不是蒸砂會絕待之靈心則禪悦豈同說食幻泡空花自千松之樾度寒烟蔓草慨一院之荒涼大宰五臺陸公就李名流屹宗門之砥柱中丞觀頤沈公下菰清德護大道于金湯僧茂竹爲法忘軀斷一手而發願偕印江以身弘法茹百苦以振衰前則性空奉松師之委功北開山後則徧行助竹老之勤心存利衆是以四衆皈依作西吳之名剎六時精進稱上善之叢林炎天寒夜琉璃之火長明暮鼓朝鍾梵唄之聲不絕嗚呼沙門若茂竹者發六八之弘願宜宗法藏堅心落五指于

剛刀不滅雲光斷臂賭身上之殘形當日爾阿割本幽
盤中之枯腊于今我尚劍心物于此能捐復何物不捐
行如是表苦又何行不苦信哉還玄機如鋒入大道如
箭者矣大比丘開選佛之場導入三摩地衆檀信捐買
山之費其種八福田不信頭陀之一心請看當人之五
指

元曲選序　　臧懋循

世稱宋詞元曲夫詞在唐李白陳後主皆已優爲之何
必稱宋惟曲自元始有南北各十七宮調而北西廂諸

雜劇亡慮數百種南則幽閨琵琶二記已耳或謂元取士有填詞科若今括帖然取給風簷寸晷之下故一時名士雖馬致遠喬孟符輩至第四折往往强弩之末矣或又謂主司所定題目外止曲名及韻耳其賓白則演劇時伶人自爲之故多鄙俚蹈襲之語或又謂西廂亦五雜劇皆出詞人手裁不可增減一字故爲諸曲之冠此皆予所不辨獨怪今之爲曲者南與北聲調雖異而過宮下韻一也自高則誠琵琶首爲不尋宮數調之說以掩覆其短今遂藉口謂曲嚴於北而疎於南豈不謬

乎大抵元曲妙在不工而工其精者採之樂府而粗者雜以方言鄭若庸玉玦始用類書爲之厥後張伯起之徒轉相祖述爲紅拂等記則濫觴極矣曲白不欲多唯雜劇以四折寫傳奇故事其白有累千言者觀西廂二十一折則白少可見尤不欲多騈偶如琵琶黃門諸篇業且獻之而屠長卿曇花白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沙梅禹金玉盒白終本無一散語其謬彌甚湯義仍紫釵四記中間北曲駸駸乎涉其藩矣獨音韻少諧不無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之病南曲絕無才情若出兩手何也

何元朗評施君美幽閨出琵琶上而王元美目爲好奇之過夫幽閨大半已襍贋本不知元朗能辨此否元美千秋士也予嘗於酒次論及琵琶梁州序念奴嬌序二曲不類永嘉口吻當是後人竄入元美尚津津稱許不置又惡知所謂幽閨者哉予家藏雜劇多秘本頃過黃從劉延伯借得二百五十種云錄之御戲監與今坊本不同因爲校訂摘其佳者若干以甲乙釐成十集藏之名山而傳之通邑大都必有賞音如元朗氏者若曰妄加筆削自附元人功臣則吾豈敢

元曲選後集序

臧懋循

今南曲盛行于世無不人人自謂作者而不知其去元人遠也元以曲取士設十有二科而關漢卿輩爭挾長技自見至躬踐排場面傅粉墨以為我家生活偶倡優而不辭者或西晉竹林諸賢托杯酒自放之意予不敢知所論詩變而詞詞變而曲其源本出于一而變益下工益難何也詞本詩而亦取材于詩大都妙在奪胎而止矣曲本詞而不盡取材焉如六經語子史語二藏語稗官野乘語無所不供其採掇而要歸於斷章取義雅

俗兼收串合無痕乃悅人耳此則情詞穩稱之難字內
貫賤妍媸幽明離合之故奚啻千百其狀而塡詞者必
須人習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無旁溢語無外假此則
關目緊湊之難北曲有十七宮調而南曲九宮已少其
半至于一曲中有突增幾十句者一句中有襯貼數十
字者尤南所絕無而北多以此見才自非精審于字之
陰陽韻之平仄鮮不裂調而況以吳儂強效傖父喉吻
焉得不至河漢此則音律諧叶之難總之曲有名家有
行家名家者出入樂府文彩爛然在淹通閎博之士皆

優爲之行家者隨所粧演無不摹擬曲盡宛若身當其處而幾忘其事之烏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憤者扼腕悲者掩泣羨者色飛是惟優孟衣冠然後可與于此故稱曲上乘首曰當行不然元何必以十二科限天下士而天下士亦何必各占一科以應之豈非兼才之難得而行家之不易工哉予嘗見王元美藝苑巵言之論曲有曰北曲字多而聲調緩其筋在弦南曲字少而聲調繁其力在板夫北之被絃索猶南之合簫管摧藏掩抑頫足動人而音亦嫋嫋與之俱流反使歌者不能自主是

曲之別調非其正也若板以節曲則南北皆有力焉如謂北筋在弦亦謂南力在管可乎惜哉元美之未知曲也由斯以評新安汪伯玉高唐洛川四南曲非不藻麗矣然純作綺語其失也靡山陰徐文長禰衡玉通四北曲非不伉俠矣然雜出鄉語其失也鄙豫章湯義仍庶幾近之而識乏通方之見學罕協律之功所下句字往往乖謬其失也疎他雖窮極才情而面目愈離按拍者既無繞梁遏雲之奇顧曲者復無輟味忘倦之好此乃元人所唾棄而戾家畜之者也予故選雜劇百種以盡

元曲之妙且使今之為南者知有所取則云爾

送顧渚臧君署教荊州序　沈儆焞

歲庚辰吾鄉顧渚臧君挾策試春官擢對大廷例當綰邑綬請於朝授教荊州或曰臧君其天資卓犖人也丈夫生患不遇時有奇無所用臧君業已振拔泥塗昂首天衢不以此時攄瑾瑜吐精露振百姓之急而乃降心襲黃紆體儒紳為私便之圖也豈不悖哉夫有所懾而引頎也有所樂而趨饗也無所懾無所樂而傳為名高矯也余應之曰唯唯否否夫士各有志性各有適俗士

可以踰常而難與馳域外之議彼洸洋貝轉越拘攣之見而惟巳之安者此非天下之達人不能也臧君器沉以深志宏以遠囊括書史羅網古今工鍾王之業尤長於詩與之議道理商得失津津數千言不置若叩洪鍾若挹大海彼其才豈難一邑哉彼豈憚煩劇安閑曠而徒以自便也乎哉昔夫子之弟子若由之於衛求賜之於魯商之於莒父汲汲焉爭以其能見夫子皆不之取乃一聞吾斯未信之言則矍然起躍然賞而彼辭靈丘而請士師者亦未嘗不爲孟氏之所稱曰爲其可以言

也臧君之志其亦未可量也哉今　聖天子在宥天下
天下之士無不爭自祓濯以承德意者而荆尤號多才
蓋其衡陽雲澤之勝蘊崇渟滀淳發而不可禦故其渙
爲人文往往魁傑瑰瑋建非常之功爲　國家垂不可
拔之計臧君之遊是邪也譬之涉汶陽而入鄧林也其
舉諸青衿日與之佩聖賢之訓湛道德之實毋侈聲華
毋嗜酖毒要以培本濬源爲異日有鉅致遠計而諸士
亦蒸蒸雲合風變有不出出必蜚英聲騰茂實使人見
而指曰是某之門人也是惟今日欣然陳乞之意不然

是行也詖愞也饕也矯也私便其身圖也將安所解或人之喙也敢以質諸同里者僉曰是可以勗臧君矣遂書以爲贈

德清縣建文明塔記　章嘉楨

德清亘封禺東陬唐天授二年邑治居下蘭山之陽至天寶間徙今治枕百寮奉國嵷峉諸山層嵐複翠若屏障然以啓厥宇而前挹餘不一溪溪出天目餘杭會武康之前溪水渤澔漣淪紆衮而之邑治之前而東北注玦然[illegible]矣形家者言謂故治匯山襟溪而臨式郭今治稍

秘巔土矣而水駛然去無隨臨縈迴攬結之風氣靡萃邑之民物人文逡逡遜他邑職茲之故今 上御極之二十年而連侯來令吾邑其明年百務具舉暇則偕三老彭君等及邑父老子弟相與升虖望景謀建塔于故治下蘭山之址瀕溪而揆日焉召高臨深黝堊丹緋崇之七級下爲樓七楹禪舍三楹匝町疃而垣繚之費出於侯之所捐俸括羨及士民所願輸助工始于甲午之春三月而成于秋八月蓋縣無廢事境無勞民而地湧星龕矗然雲表與下蘭諸峰爲巾巒岫參峙相繆而

溪流濩滈間忽砥柱出焉擘中流而迴倒瀾晴灧兩派
月蔚風穀川陸盡藉生色邑之風氣始完而勝益倍侯
偕寮佐落而命之曰文明猗歟偉矣夫古者辨方經野
惟墉壑藉亂之是務而已而浮圖者竺乾氏所為表禪
乘而弘釋法侯之為邑也文學飭治日羣邑士之雋者
躬訓督之手不停批削之成帙則鋟行之以示槼則登
不勤且篤志哉而復徵地靈以填人文假禪乘之用以
陰佑儒術蓋竣役甫五載而領鄉薦者六魁選者一捷
南宮者二較昔特盛若操左劵取焉則詎謂地靈之亡

驗而侯之大有造于吾邑也不亦無量歟按邑誌越山椒有望湖塔蓋以眺望范蠡湖名今已堙滅不可蹟而文明登直以供覽眺若望湖者歟因將永永與邑治俱終始後之俊髦接踵超乘而起者蒸蒸籍籍奚止向所稱數人者唐韋肇得第偶於慈恩之雁塔題名後遂仍之爲故事至今艷稱之然則吾邑之士以文明爲雁塔可也侯功與塔俱遠矣文學許其韋德侯深也屬予記之予故不敢以不文辭

元禮又有贈遵侯入覲序略云邇諸傍邑寔繁亡賴

儻終風暴鼓喚吁横冒蠭起奸訟日千萬計以覬其逞充腹於郡中原楮輩聚呼成雷躪藉直搘柱下至溺其庭謬爲籲而要之旁邑吏無寧廨里無寧閭諸大姓良家尤人人愕眙惴不下明三奘且騷動而吾德帖然無一詞焉則大夫之化治洽明清惟畏黔首定志而暴風難爲動也

德清縣熊侯重修儒學記

章嘉楨

斯道之日月江河於天下也異端蝕且塞之識者寛攻於衆庶之惑而深律夫高明雄傑之士初借二氏以明

性而繼乃迺浸漬其說而不自覺甚則操戈聖門令竺乾
與洙泗角豈非以道之蝕寔由教之不明哉不知教脩
道也治弘教也堯舜在上比屋可封至治之世教自行
焉三代監唐虞而建學明倫葢以治爲教者後世踵其
制而漫漶其意學校日輕于是講堂書院雜起而士爭
聚空言以維之而黌宮與琳剎等矣則何恠乎竺乾與
洙泗角哉吾德有學以來屢新屢圮今上庚戌豫章熊
大夫以治行卓越由東粵高明調吾邑至則嚴靜廉明
庶務畢舉首加志于學校視其頹窳鋭然欲新之時方

大祲後大夫不敢以訕㳌詼又不忍以煩祲民夙夜殫慮捐俸括羨省歲費簡廚傳之餘以鳩庀而葺治之會永安鄉有神祠之柏頫水而半翳民訛言栢能療疾爭齒栢挹水以飲之鼓煽男婦廢農輟業晝夜麕至者以千計於是施木石絲枲之物山積旁郡響應若狂焉大夫下令捕治斬柏而散其黨木石輸官助學工而城內戴總管廟前一高臺日演戲娛神百姓嬉嬲聚觀之以爲常屢禁弗止大夫曰臺在戲能禁乎神果怒則令在也立撤去臺二事先後發與學工之告成會于是學博

士君輩與諸生父老相向而嘆誦之曰諸大夫真能闢
異端而崇正學者與真古之以治爲教者與矣黌濱
胡鬼物禍福之談即業儒修行者不能堅持而不惑是
故毀淫祠除沙門史不一二見而鄉約之會講書院之
聚徒觀聽則有之矣究其寔秤先正比之于塵飯塗羹
有也以塵飯塗羹空言之爲教曷若以廢淫斥兕寔政
之爲治治舉則教行邪逆則正顯學宮崇于琳刹則洙
泗尊於竺乾倘世之爲治盡大夫乎何難乎堯舜之道
不明而治弗唐虞若哉於是偕諸君落成于學而觀之

先殿廡次橋門次啓聖祠次堂皇齋舍棟隆冊㮰扉不煥若一新其東南隅更爲文昌樓五楹矗然雲表正櫺之外隔水屏以高垣粉堊翼如則皆大夫肈剏前此數未有也夫詩詠斯干禮歌輪奐慶落成也諸君子不余鄙而託爲文以砰之余不敏敢不一言以當落成之歌庶後來者覯貞珉而思善治大夫之有功于斯道也其無窮乎而余與諸君子皆附大夫以不朽矣遂書之如左

朱大復文集序　　虞淳熙

奕乎文之任者也凡於負一辰自素主無識實無會弁
王然乎哉祧盲史而祖獨令放白夜郎而驥子不得命
儲也賓蒙吏焉友湘纍焉臣楊僕焉衙官漢士而唐善
鳥者使騶唱焉李何點五子鋤執王之鈇威不譏討不
庭驅采類焉五子之齋宅五方佐朱子五向而發黄閑
之耳諸點者與若殆項死者卒為厲才鬼至矣朱子乃
餓乃隊桃剪辰之前空無人王然乎哉斷詩塚者召吟
魂反是抑揄瀋收長吉之遺而或投之匧中行吾求匧
中乎將無乃病於任乎人之無文病不任也任之無分

病不附也史傾以來其書五車輔以周藏盈以漢庫鄴架宋邪笈韞之積玉府不任而朱子腹便便以爲笥滋焉辯焉屬焉調焉陳人之鬼㚇五官而生生三年曰吾得其一枝矣未得其恒幹六年曰吾得其恒幹矣未得其營魄九年而成曰吾得其營載其魄生矣異陳人矣廼始免任任猶姙也免猶娩也免而提之使自長也立當辰紹文統斬天之曆不斬人之册以立也王然乎哉有細人於此三食字而僂盈帙則俯滿一撝顛以仆行秘書不可以五步千言果然則欬則吐莪末化者復歸

於俎瀝液趍貲門生蜣生蛣曾是虺蛇曾是能羆之與
伍此宋元之季人歟前李後何五子之流歟以不任攻
任必躓徒手而挑負擔者必躓倚蓋輕跟偏神之驁必
躓危乎哉朱子之扆哉其位正其宅中其勝祖之任六
爻之任八賓之任七友之任九侍從之任十有三赫赫
厥靈時左右我甲胄于櫓於是乎在視人獻報厭隱鬼
匿夜之類也斯讀斯琢入玄扈矣鎮碧珪矣胡爲乎歷
中將遠行矣惟癸丑吾以生子同生吾當其閏吾享其
餘子以宮吾以商子以經吾以緯子以脰吾以羽癸竹

而聽九房之語不思安用官不生安用姓不居安用辰

顯之應聲優之抵掌史之傳影者去之即修文乎毫端

且千人而有相覩無相忌譖于以益朱子朱子謂之幽

詭

放生名位幽贊錄序　　虞淳熙

天以名位網羅賢才期鳥獸魚鼈咸若於斯人也斯人

生機乍露天實幽贊之世知大宋編葺駒梁顛倒龍榜

非僧騶安知槐國君臣狀為祈福而反誣建寺祈福者

幾負天哉冝諸兒之讓小宋也乎餙雲友大潸潸始不

知放生乎習靜似欲知來語潘云試遣童候扉門有僧齋二帙不得入第入之果得雲栖戒殺文放生文潘駭乎神遇僧也即戒殺即放生是日始放二鹿於毘山徂所贖且數十萬而感曇鸞而應化山館毋焚日課灰飛烟滅矣鸞而輒爲作紫粉評現完牘恍未焚也又駭衆遇神而見朴潘長公提提之日烏鵲集庭樹如雲已有異禽翔吾桁馴鼠尊吾桃乎亦幸提提之前冬月雙蜚穿幕入管其幽贊生機然哉惜乎貧天徒多活魚服之人然猶建寺潭上勸人祈福者鑒大宋也今不可以先

古願見古咸若之治於天啟屬我後人而已

揚州守蔣公生祠記代作　　虞淳熙

歲丙子淮剌偃關入高寶興鹽占所菱收沉其灶萬灶矣不佞廟議來治河議堅故不可動於是得一意楗塞遂所菱收於民矣烟稍稍起矣然猶之乎蕩析婗瑣野哭股股鬨幕中則不佞惻而與良二千石之思曰與我共安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或言故守蔣公之為揚當是時揚大被水水落民蜿蜒沮沛閒無所取藝而公為請得賜民租諸所煦嫗保抱若拾浮菱然與植之不忍

一把搔驗若蓋莫良蔣公矣迺今而民主重綴三老齒
豁無論穹碑口碑之或湮而公獨無意乎語曰茗之東
兩司空謂蔣公以及不佞迺不佞甲甲卽何敢儷蔣公
願爲揚思得蔣公爲蔣公以揚民之思則碑誠在我蔣
公者吾鄉人恭靖公瑤也守揚州　武皇帝時義子彬
要　上南征豪實惟求帑於揚借名誅亂耳公出迎駕
業已辦妻孥直選擇貲斧直括掠肺附筋髓首領腰膂
直民之脂膏血肉已其民知之其儕不知也以難曰駕
行五百里而逕者法應檄六萬卒侍公曰鹵簿之來經

五百里耶亦彌五百里而陳耶無以應則從公畨休踐更法而又競起念安取嫡曰於我女嫡安取宮曰不有其室無以應則又呵喝公不早置者乪都督爪且有所置蓋彬彬時得以賜爪漫擊大吏云無何　上至公盲計皆彬彬卒不敢肆徵召括掠又搯止其開鎮於是大悲公費巨魚直則償責軍與三日糧則償其償直也至倉貧夫人珥而　上大笑儒酸舍去計省括民金五百金橫本無乏之中貴人𣞘　上令償之公肬銀錯瞰風塵而邑者千里懸罄索落方慼村糗即何能償乃卒取給買

人子免又省括民金數百金此自　上仁明耳所為全胏附筋骨首領腰膂者公不自意也嗟乎將公郎無雖以身蔽捍何論煦嫗保抱藉令訐一出全軀保妻子彬之患且溢洪水民不魚鱉則魚肉矣上奚重胡可緩俾胡可湛滅三老口也今我　皇上智勇天錫四垂謐寧內弼外藩具曰聖哲浮芗易植安集匪艱令良二千石者半蔣公之勤民且錯足喜走尸而祝之日而月之固耳邇不佞徘徊荒祠拜瞻蝕像輒惕然慨念深焉公初濬黃淮已復行治河河為清三日請事淮北舟往來竟

一日民以爲神不佞歲舉禱賽祠神諸神祠踣金堤而捌者舉舉百餘里間乃記其異今幸得記公將神之也自姚夫人夢朱衣端笏人而知公固神也比人直日兩司空兩司空余何人哉蓋於公慨念深焉祠之啟也揚父老舉娟子入賽指而曰毋謂是公儼然衣冠者方與出里婦傾穢水汚衣輒自拭衣紙爲壁絓冠即傾且落榻目無驚兒卒不用呵咤也吾齒髫猶能道之於是父子喜相將入祠如入室矣固親之乎固親之乎

代浙西守道張朝端上諫止開採疏　朱長春

爲地險憂深關係職守陳乞　聖明洞察亂萌以安
宗社生靈事臣聞山澤之利天地所生本以資民非止
資國故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古先王名山
大澤不封無禁恣民取之遺天下不盡之利以結天下
不傾之心故能保世以滋大及唐太宗時權萬紀請採
宣饒二州銀礦詔曰令所乏者非財也恨無嘉言可以
利民耳立黜之宋太宗時有司言定州諸山出銀礦請
置官署掌上曰地不愛寶當與百姓共之不許二君中
主也猶然去讒賤貨惠民顯德史冊書爲美譚永誡後

世至於我明　二祖相承愈崇儉德巡簡王德亨老按丁成嘗言礦利以細人規利窺採斥之浙温處閩建福嘗開礦場以得不償費罷之　憲宗停淘金于寶慶　孝宗罷採珠於廉川　世宗開河南盧氏裕葉之礦未幾停止我　皇上初覽易州民人劉儒之奏抑置不問豈不以地寶有限或暴發隨竭或採後不生況一施爭奪蔓延竊起卒不可救事勢固然而不欲自開厲階乎　國家二百餘年天保孔固雖其膏澤紀綱維治者久長亦其深慮防危弭亂者無自也頃因兩宮大功採金

佐費以天地自然之利給公家緩急之用似亦理財一策屢奉　聖諭丁寧不許支費錢糧動衆騷擾大哉王言恤民慮患既白於天下矣但礦利甚微諸費甚廣官帑既虛不免責成諸大戶領督大戶賠累艱苦千岐萬狀道路傳言公私所費者十礦之所得僅一公私所費者百礦之所得僅十且產礦諸山其中礦賊向多潛伏潛竊官不能盡禁盜視爲食土扼而奪之勢不生活竊發閩越初報房山横嶺二三百人近河南葉縣坑當店六七百人燒燬棚廠札傷官兵亂萌已見矣幸其禍

匪徒黨未繁四方未響應官兵得壓卵制之積久利多
勾扇四集遠近並起或至數千萬兵力豈能在在勝之
耶此其危機立至不待數年矣然開採猶在直隸中州
山陝地方未及江南也近於十一月復奉　聖旨允聽
用把總韓大拯請開採浙江觀海孝豐諸暨八寶全浙
等處礦山夫天下財賦江南居十九　朝廷國計所資
重自古四方有變江南常保全以待而我　祖宗基金
陵濼同豐鎬勢比相洛浙江固其三輔要地也近自萬
曆十六年來水旱頻仍饑饉薦至荷　皇上竭賑屢頒

而瘡痍猶未盡起逋賦日苦追呼流離未能盡復且京庫夏絹浙江額供九萬八千餘疋近年蠶桑失利新頒絹式改樣改造賠費尤多一役率十餘年一縣所破數百十家是民隱可恤也萬曆二十四年嘉興湖州五月大旱八月大水杭州黑眚爲厲大火爲災定海衛雷火燒燬城樓今歲正月十二日雷電先作二十日大雪如米二月初二日雨黑水初三四日落黃沙是天變可畏也不加優恤而又行採礦騷之乎觀海諸暨八寳諸礦地在浙東臣不能盡知孝豐在浙西正臣轄管地方臣

嘗考之其縣山深溪邃民多强獷上連直隷徽州寧國
廣德諸山下襟帶太湖盜賊出沒易與爲亂正德間廣
右鄉湯毛九楊昂集衆數千虎據山谷剽掠居民流刼
旌德縣庫入城郭如空廬殺官兵如草芥猖獗數年吳
越幾危都御史張津奏聞起全浙之兵勦之不勝知府
□□挺身入賊營招諭多方始能降之嘉靖間江天祥以
讐家私忿糾集强徒千餘人露刃相殺結營號署邵縣
官招不能平兵不能制賴鄉故主事唐樞奮身往諭利
害始收兵泣拜而下此其喜亂難靖往事明驗兩浙輕

心之民梟徒盜礦如孝豐者未足一二數也礦山有三一名俞嶺一名銅坑嘉靖三十八年撫臣胡宗憲以兵興嘗開採數月每砂五十斤煎銀不過錢餘得不償費富人謝大本等賠累罄如民情騷然閩浙而風聞處州遂源等處豪徒惡少頑民過赴爭採初僅數十人踰日而百又踰日而千蜂湧挖掘不得利缺費難歸邑民貧悍無賴者群蟻傳之遂行擄掠殺死吳毛四等二百餘人因而封禁是利既不足開害又不可開也該縣係成化年間新建民戶不多臣奉命日即督行府州縣講求

開採之法防禦之計近據該縣申稱百姓一聞開礦僉
逃大戶多棄業逃散商旅盡閉山谷一望空然幾無民
矣所留惟椎剽偷行劫殺不逞之人與平居盜礦徒
耳四顧垂涎願一日起事攘臂連袂而至而他處流賊
游手姦人群起乘之以好亂之俗乘啗利之爭群亡命
之徒奔走于鷙死不反顧之計高山阻絕易守難攻烏
合嘯至日多日鬬變恐不獨如河南亂恐不獨如毛九
天祥等也昔年蘇州撫臣奏諸豪貴人亡行惡少子弟
嘯結不軌事雖未行蹤跡有端令其黨侶伏藏散布三

江五湖之間猶繁有徒孝豐政其肘腋鄰境也一朝亂起望利而趨乘瑕而動內有盤結窟穴之礦徒外應閩聚伏莽之亂民主以富豪連引募召指揮之大猾不逞卒發表裏響應北自以南括蒼以北旦夕恐爲戰壘流血之地矣天之方蹶民之多辟安靜鎮之猶虞意外而況自我生亂以挑誘之乎方今倭虜東窺兵戍未息黃河南徙潰輸不進礦徒潛伺山之東西河之南北中原事勢已屬多虞猶幸大江以內晏然無事爲　陛下二十五年休養生息遺黎緩急可恃無恐今採金　命一

下吳越千里囂然喪樂生之心倘浙西之亂民與浙東合江南之亂民與江北合首尾橫決左右不支值此無兵無食之時不知當事者何以應之一處採礦一處聚礦徒其憂在民處處採礦處處聚礦徒其憂在國　陛下復至尊而制六合臣妾億兆玉帛萬國即司農告匱自有生財大道節流爲源量入爲出王制三十年之通不講求安用鑿空尺寸之利以貽不測之憂哉計又出桑孔平準秋毫下矣失計小也啓戎大也一日燎原不救盡棄與利之小臣夷三族無益四海伏望　聖明惻

然長慮俯念東南重地民力久竭危機可畏　勅下該
部查勘特免孝豐縣礦則西浙安地方之幸民之願也
並免觀海等處開礦則全浙安全浙安則東南安尤
皇上浩蕩洪恩長慮卻顧至計也惠息生民計安宗社
紹帝王法　列祖格天保治在此一舉而　聖德光于
天下後世矣臣有守土之責今不預陳將來萬一事變
叵測臣雖萬死何益於民何補於國是臣希寵觀望苟
容倖免目前之譴而長負　陛下也語曰小忠大忠之
賊臣何忍焉謹冒死　聞

此原係爲程孜學陸弘祚屬草而大復爲之潤色

管子權序

朱長春

嘗觀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等備詳哉其言之也巳而觀諸輕重所條米鹽猥屑可醜如大駔良賈素封文守之家將唾不用柰何管氏以傳此名乃如全書多雜大都類是夫管子伯圖大要三事一曰法二曰財三曰兵法如四維四順雜則為急徼必求財如倉廩衣食乘馬雜則為朘削龍斷兵如七法紉官雜則為設詐權以奇夫使管子蒙詬萬世得罪儒家而曲臣詭士資口為邪則雜者過也按管氏于春秋為

齊良五伯十二侯賢大夫之首能以區區海東抗獘之齊起中衰大昏紊亂之末佐外亡新定之公用其臣民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以三萬教士方行東西南北無抗三存亡國九合冢君以衛周天子此非戔戔褊心之夫刻急小察足用籠單天下駕使群后而莫詘議者謂其內政轉移陰中陽外欺諸侯如弄眩兒又以技兵脅四國以必從而變破師尚文古法萃其國人肝衡奮臂衆走于功名則大壞三代世風乃法家開焉故曰管仲之器小不勉至王乃稱伯哉要以引經扶義束

情從道蓋過揚善終信于同盟其氣象雍容猶王者之遺焉爲相三十餘年外無欺隣詐敵内不施敛大臣公姓下不草芟箕斂編民而悠然伯如齊語所志内政軍令具在即局隘不可以王亦豈如書所談三事乃至急削以詐乎哉春秋凡變必書晉蒐書鄭竹刑書魯丘甲書畝稅書向使管氏用此書以相變乃居三國之首術乃商韓吳白乘孔之酋長孔子何用顧以如仁如仁津津揚之也大抵周衰道詘至于雄國而祖伯賤王大甚天下有口游談長短之士都用社稷管氏爲大宗因自

以其說系而衍之以干時王獵世資田齊之君又自以席桓公敬仲祖烈爲最勝詐一世而存雄故其書雜者半爲稷下大夫坐議浮談而羋乃韓非李斯法家輩襲商君以黨管氏遂以借名行者也故其書行於秦後之文有戰國之文有秦先周末之文其體立辨夫稽古者如市寶器于滇之王濆山之珠按名而索之少焉雜以燕石越璣而市者不識也則監正傍視而笑矣且其賈者未必非所賈安名善賈哉孟子曰尚論古之人盡信書不如無書以周本世且不敢信其國志乃當秦焚

散出所得柰何呫呫章句弗論乎故愚以列子晚出與莊子雜篇與管子皆多僞不可信自經言外內言十二外言十半短言區言十七雜篇十九輕重全于僞矣又其解自尹知章初註兼歷劉績所定復略往往多舛譌讀時校而標之約十得五置其輕重篇弗論庶其忠于管氏云

讀淮陰傳跋　朱長春

漢室佐命首蕭曹而太史公兩贊都致其嗟咨抑損之詞轉而歸淮陰無淮陰垓下未決二人者得論功乎哉

釗敵者死守者冠位主軍者爽裨者擅名功高不雪志士痛心于長所以忼慨致意焉嘗觀大事記記曰誅淮陰彭越黥布及大事爲將相記者書法叛臣不當書爵不當直言誅又不當三叛臣與例此史微文出淮陰原起布危漢事歸相罪也夫所坐淮陰曰以握手庭中之語爲質則代相之反三惡同事律當信爲首豨爲從矣史傳豨一字不涉信豈遺本謀哉曰此漢借豨坐信非豨附信反漢也太史公每紀有參差絕與用相發明志微也不然則異聞也至其自傳淮陰則略垓下元功獨

用洪通二說為具左驗即人雲夢事矣則王衡尉白蕭丞相之意乎凡此類者太史公學春秋法也春秋以後惟史記稍稍竊得其指時有舛則義不定耳漢書以後不可北面左氏安望經哉

復湯義仍大常傅士書　　朱長春

非足下遺書語似薄奉常者奉常古夔氏之職也處足下意氣即不宜然而文雅稱矣足下何當薄奉常哉在漢叔孫生以此定禮起聲顧未及樂而後乃出唐夫人李協律之著作今歌詞爾雅奇深即不當于商周之廟

洋洋大風哉而好古之士猶或疵之欲難初音習河間
之章更生班椽為之發憤然自匡衡更定數篇音節已
不逮矣而魏吳繆襲之輩愈自鄙從後復何言當今郊
廟之樂僕不與聞然民間伶人之奏非嘽緩比佚則哀
以激也聲不和曲不雅實盛時之闕典大抵元音在天
地與氣俱下而成方合變猶然出人之手曾見審音者
道律管分寸不合古式疇人比器半出胡部僕于此未
知辭揔之音出于詞器其次者方今誠得大雅如河間
放去靡嫚依彷大古上自登奏下及房中塞曲別加裁

定勅爲歌詩獻之于　上布習坊司然後徐訪神識探驗候法考其律呂比之節奏庶幾卜氏所稱德音爲百代偉製哉有其官患其無才有其才患其無官足下儁雅嫺于詞深于古風今居奉常處留都無有吏務應酬之暇觀樂考音其職也樂章具在有司取而裁之成以獻　天子習則夔氏之功不習而存亦劉德之遺烈矣煌煌　明時人文飈起夫樂寧神宣化之業奈何可因循千百世之廢遂不如宮人倡子之在漢哉僕無文頗有狂心足下逸才口所難得願無以奉常怏怏向傳萬

言書及上相公救鄧給事書未得全覽願抄本一讀可

而足下英風

登仕佐郎刑部司務李元潤先生墓誌銘

朱長春

李公雲瀧字元潤號劍泉先生所居蓮華莊更自號為蓮華主人其先自　高帝時日正三以匠作郎從大將軍征湖州告徙隸烏程遂為烏程李始祖傳其家自金陵來亦莫知世出三世有原爲邵弟子員五世有暎延結樂施爲俠其子銓學書不就棄爲刀筆吏惡吏深文

害多所反獄息冢稱爲椽父嘗舉男子子八夭近五十生公公魁岸警辯有度善讀書日數千言尤喜誦詩與同舍兒嬉輒爲長部署歌詩爲樂時分其群兒慈服之椽父公以此且爲異椽父家落然時債辦其館具資爲游父不能買書至日夜叩手寫授讀以故公嗜學奮礪文學方重亢然爲義矜節郡中諸長老時時引與游會椽父公卒先是椽父公旣以通律文法上部考課冠帶當次除矣家難起不得行及沒而諸宗怨家狎藐孤爲陰賊忮陵磔横行業故貧迫愈不給尋公爲弟子都講

文雅游喜賓客性廓落雖屢空居常超如也其喜詞翰
好放山水之間郡中城東南偏曰蓮華莊水周橫塘居
人盛種蓮故趙王孫孟頫學士之寓其傍白蘋州五亭
梁大守柳惲宴遊遺趾先生每過而慨然有意其風流
也家先七世居前溪南市市湫隘而傍近貴人家高車
大馬往來心惡之乃徙蓮莊薪荆薙草而居公志大雖
貧能經營爽塏有藕池桑竹圃園館亭可以燕數十客
文學益有名士多附賓客轉增先生以鄙養貲廩錢或
負貸供治婦至飯稅而客不敢告撫魚時時命酒從諸

客晨夜汲水望山循横塘爲嬉一市人笑之先生慷慨自若酒酣以還起舞相和歌相樂也坐上少不下十數人而公獨常與山人王思先爲主賓唱思先者無夢山人亦放諸生於書無所不窺而爲人縱任散傲好誕大言引古人自居甚不肯繩禮有慕阮步兵之爲人耽酒飲無度喜爲詩敏每至大醉被髮跣足赤身而歌歌立就百千言恃其才高亢目無人爲氣不侵狎里巷小兒而岍市倨見公卿大夫無錢者邑憐嘔嘔尤引接貧士少年說教之而對豪子弟富多財輒箕踞上坐罵折辱

世而無文顯大敘文再世俠樂施吾扶義而質之生結
客千百人故將弦議練要得一當功名報　主上也交
客日膴貴或後生兒子起家亦多材及中庸介而吾尚
佗佗白毛頭挾書奔走萬里道乎起焚筆札投疏自乞
為學校官有讓者曰以子之材治民取通顯願渠能格
資而娓娓若為且仕見功宜無如令公歎曰自吾黨有
不肖者而世號以令為蹙時俗人拘資喜少年吾一意
為功難而徒使人以日暮疑我吾天性故說文詞其姑
陞沉十季吾為良二千石乎乃得延陵訓導為訓文雅

養交施舍如故弟子愛如父爲節抗縣令律令不敢以氣終陵之郡太史吳中行方廷相至閉門迯令而時晏見公公由此名重居恒飲醇酒歌詩口絕譚縣事對人我不諳吏尋試陽羨署令三月所發摘鉅猾十餘輩文法自裁部貴人嚴歛迹烏溪宿盜不入竟一縣稱神傍近皆願得爲眞人乃以此知公治能五歲遷南京國子學正大司丞亟薦其道廣有文得師儒體三歲遷大司寇功曹曹故事職署簿案爲唯諾一取候伺傅堂上官幹辦爲賢公獨心不可嘗執比令立爭平務以解脫引

繩為無刻深所論書老主吏不能摘其紮法習於文也屬會纂九刑所與條傳古義若繼弛綱居多大司寇涇陽李公長者顧更重愛之嘗病出三月為護懸之不肯代為告當是時公宦垂十年矣平生好俠談天下事老低首為學官部曹繩束如檻猿奉錢少隨手與人不足供至損紫入所給者厚故客或望為詆自王山人失公已老不肯歸其兄縣令君家而為齋糧走鄣合谿山空洞中表號無夢洞天以居時往來城市不見禮或數日居獨坐蓮華莊旁巢數年病卒公既以祿勑家給治斂

而意邑邑終不自得喪氣家數年大侵家僮數十指至
束腹其子反行爲力裔不自給而客日益衰歲詒書問
少吳中以公好客無效竊笑而公日不快轉益務厚收
之故同舍生吳霆貧以明經貢至 京從一子所爲舍
衣食皆仰公歲餘出訓宜城爲分貲遣著頭護之官吳
雯公故與王山人編共在舍每夜飲公與縱談舊游居
莊時未嘗不流涕也竟忽忽歲餘病半歲卒死之前五
日予世楨以候疾馳至邸立而問平生親故人起居歷
如常或至嗚嗚臨絕執手曰吾貧若爾矣官十年不過

耕吾之官終不稱志不如保一邁莊爲明徵君日從
遊客歌呼五亭前萬戶侯何足道哉死之日餘財不足
斂歸安茅國縉御史高其義損二十金治棺諸同里與
游故人聞而捘錢如市喪乃得歸朱長春曰吳俗務周
廩而先生俠家兄弟不相顧而先生廣遊以予目先生
結士義至高方疾篤聞其子貧不治裝徧貸責無應者
而以告予又屬老母予爲分饟安在得士衆諺云結客
如聚猴良然自古嘆之予猶從先君及與王山人洎先
生言詩有不合然山人與先生顧獨愛屬予勉好古山

人為忘年交于文事先生重此兩人風豪其氣足傾人
而先生負經世才嘗識于童貧時時聞其緒云惜哉先
生既死而門客有落魄無歸俗益媮蓮莊四傍多爲富
貴家遊好事者輒復指名李先生有墮淚者銘曰　靡
稱不賣靡骨不朽生人不如死死壽麟之皮不如虎文豈
無路車亦鮮令聞公言聚黃金不如結客樂酒朝夕死
亦覩余室曷有德歌舞來斯昔者會星吹笙合虎多錢
易博貧者奈何人不思唐之中藏珠寶豈無居者不
卻此廣風坎之窆櫝兮柏千載之下客來泣

皇明史概序

葉向高

國朝史官即備輔臣之選一主直筆一職平章裕皆從神明上發出互相運用而史爲之先正欲其端心術辨邪正貫通今古他日運之掌上此　祖宗深意而近馳騖止爲校卜之階殊失其質余與少師文寧朱公先後入詞林性行相似公快口直腸不顧忌諱乃退居隱約無他嗜好穆然若思窅然若忘意必有凝精着力處而莫窺其際乙丙間同官留都一日閱其書齋則所積皆朝家典故與誌傳之類中多塗抹點竄如芟草存株拂

塵見鏡余不覺拍手曰公留心大業而不以示人亦不余告何居曰甫田之墾發端安望留畬輙自號于人曰乃積乃倉世間無此莽漢皆大笑而别後余出入經浙渡江公必來會余必以問第嘆曰學知不足教始知困雖言雖言久之與余共事綸扉票擬極煩會坐中堂公輙以其間退居寢室余必翹而出之曰軍國重務豈閤臣宴息讀書時耶比余求歸堅臥凡五六月　天子憐之將允放公既日日過從大都攢眉相慰解至是釋然又復黯然余曰此回度已長别數十年著作今再不言

雖傒具大牛酒招致膝席供飲獻席前横金將以求文辭輒飲輒罵隨口所坐卧錦茵褥醉輒溺汙一郡人呼爲王痴富人家無事望見痴來輒閉門王痴雖以酒狂耳隱約立然諾義不詘直言折人有古文俠風俗不能好也先生獨奇之兩人獨深相結務以倡起爲詩辭自負意益甚相標目以風諸俊少季吳中名詩者自 世宗初關中孫一元來以清聲與起士大夫問其後希淵故鄣有徐中行結五子處唱四方縉紳得名而内里中推此兩人徐詩號放法唐而自爲其輩新體兩人法更

稍雜出王謝徐滑稽矢口而王之博物特多其風聲布動里中能言風華好古之士鵲起錚錚後來不可勝數也今吳興遂以詩名天下而山人辟草公助之兩人功蓋孫亞云公既援山人於多砦中而山人不小檢睚眦犯其隣舍惡少年爲訟黜學宫窮無家婦又死矣脱空身走歸公公奉之如兄令其子鞴蔽跽拜侍膳食婦呼兄公子呼伯山人素使氣公親溫躩下之爲上交郡中士聞之延頸碩結會公舉孝廉賓客益至日坐常四五十人蓮莊之遊益侈名聞傍郡先生淵遠多略兼愛親

賤人無不容人有善喜爲說游揚不及則敎導之人有貸請不辭有無有急攘臂而起倜儻敢任已解其困不言功貧者輒復反分予之酬人德惟恐不當其怨者爲好更自消有從弟拱辰故嘗脆公若子已貧爲人奴出錢抵贖又予貲爲邑令史已復坐事亡命遣邑收其妻子飲食之其宗孤子女若老人無歸倚婚嫁坐食者甚衆戚里故人子弟窮委命者舍常數十屨舟車載請謁日夜繩繩相因變者至不得息火無貰賤酒食一齊客有張氏子負責三十金君貰三年息不入公折券與之

以故門下益附公偉身修六尺餘口談呟呟如撞鐘善議事有氣自諸生以議役與大府亢言爭御史前已爲孝廉同輩客有逮其父因爲郡都尉所辱者公集衆以[illegible]辭詰數得其謝自此一郡士倚公爲重每有大議衆皆請門公爲首郡縣或時時就問之其鄉老先輩言必揚公請門下交餘冠蓋之士莫敢適禮人人以公卿屬公而門下賓客日廣益衆求借名以行當是時公名傾數百里公亦自負也已而五上計不第季適五十矣生不治産家日貧公乃慨然曰吾家本起戎行事　先帝今七

史在何日乃出其篇目與稿之十三以示曰大政表提
綱挈領之義曰大訓明聖學聖政之傳曰大因著承先
啓後之概曰大志分門别類存體要曰大事徹首徹尾
無遁情斯稱極備始繼之以列傳曰開國曰遜國曰歷
朝曰類曰外二百六十年人物燦然臚列總曰史概撮
其本末兼諸家之體各開門戶成一家之言務盡事情
余雖未得其全而大都已瞭然心目間矣因戲曰昔陳
又憲　題修正史館中佼又如林因材分任畢竟望洋
公以一人肩之儼所稱志大宇宙勇邁千古非耶公唯

目徐曰後數年從山中索子序文方了此一件勾當余悔失言因曰天下有以書索序者情實未必相副揄揚未必盡真世之通患余自來斤斤亦不能免未聞以序徵譽者不求而自炫非知舍己以要人不情懸空以希求必得之數似乎孟浪從來所無譚亦駭聽抑公立志較然着筆既久游汲可期我兩人之相知已老可以豫訂創爲之亦無不可即席次其語以稿納公袖中慨然曰公方任天下之重毋庸藉此立名抑事勢日異將必有超乘而上者公孫弘不可學則有成其爲太史公而

已仍囑曰人壽幾何莫作遁言書成彼此尚健更當何
難不則毀之毋留其間作話柄可也

賀閔魯泉晉少司馬兼撫滇序　　劉文徵

喜懼愉怫生于情而關于時時之所之合億萬人而關
情一人則惟安危之際乎大中丞吳興閔公填滇之三
年晉秩中樞滇人士聚族稱賀豈不誠喜且愉哉而又
若不勝其懼且怫者蓋曰公旦夕入　朝矣不能如今
日之禔福我也且　朝廷獨不爲西南鎖鑰地耶有能
叫閶闔請藉公者吾屬不遠萬里從之會　天子釆

近臣義命公以少司馬如舊填滇而向之聚族稱賀者始融融洩洩無分膠庠市肆田野雜作之人欣欣相告無復惘惘如失之狀矣夫公郎入 朝佐 明天子出節龍光燭海宇滇人士寧外臨照而情之舒暢若是無亦公始入滇與滇始在宇下如時雨之起嘉禾至於今三年如一日以時若彼其情如此實相逈以出且不容已耶憶昔壬戌歲滇患孔棘人方披草萊蒙荆棘以出而公虎符龍節適以此時入新令載揚千營一呼不啻從天而下者師羅之夷群起狃塘垂隔直走宜良以窺

滇池皆空虛無人之地東川與水烏錯綜賊假道涼山
朝度金沙夕壘阿麓二賊狼顧脅息滇於是特曾不得
息肩而解甲公以文定東川而以武戡阿羅阿羅既戮
祿氏皇恐聽命近郊數百里免于兵革蓋自下車防矣
獎獎諸種逼處此土觀望聲勢到處思亂自公下車追
捕阿九而阿九馘懸購設科而設科縛合圍八納而八
納馘併致張世臣而世臣梟收招亦佐罰尉候于霑平
曲靖以外復見天日城交水松林炎方與霑益相犄角
如張仁愿三受降城烏酋知不利于彼再糾羅鬼蔡家

衆逾十萬血蹦馬龍我師據險阨之斬首虜萬計酋衆走尋伺自相猜忌一夕拔營入東川不假道而過之爭渡相殺若沮岸崩山棄糧械彌野諸夷曉然見數年以來叛者莫逭靈誅而大合之衆亦隨試輒蹶也息喙飲攫奉我戎索士民咸井其食而樂其土王謝治城不復動四郊多壘之歎誰實貽之自遼事蔓延水藺衛決廝一方亂則徵發援兵騷動天下及燎爛不救而徵發終不已滇南越在萬里綆援莫及而鄰壤之變反責以應援象兵蠻部既以自固吾圉又東出普安耀兵盤江大

小數十戰羅鬼以雲南兵為前敵謹避之發縱指視徼
公執辦此四方軍興仰屋財用蜀號饒沃漕粟以事藺
州而松茂建南時呼庚癸繡衣直指持節發三楚數年
之積僅以支黔而楡關一廥坐糜百萬謁陬隘之物力
如沃焦釜滇于中原不能當一大縣荷戈之徒聚食雲
貴又西控緬南禦交所在一一不給不啻矛淅而劒炊毋
論請將十不得一仰面隣壤三不得一嘔心持籌徼
公孰辦此蓋昔之滇　祖宗所開之滇也今之滇公所
存之滇也壬戌以前之滇人所歛手退避委而去之之

滇也今之滇公所竭力支撐完而歸之　天子之滇也居此土者如弱子慈母不能遠離于公情乎時乎夫大臣身繫安危在邊在　廷兩者互重今邊難未已處嚴廊者嵩目焉持論誠高秉心誠切孰與建節于外身任其擔有獨知之契也即以公身處　朝堂籌西南事亦孰與今日于身親見之哉竊謂聚衆君子于　廷不如得一君子于邊惟此時爲然　天子明哲已矚時事人情故暫虛樞筦席而仍以滇託重公也繼自今寵加矣秩位重矣群不逞之徒如良如彥如寅者知　天子

委心重臣舉國以聽也震習披將而思懼禍茲半壁者其永有寧字乎滇池上三老子鈞與東西偏之人謀志喜而爲公賀者不斂文徵久受公知能習公雅宜颺言之夫公豐功茂勳載在豢典既不勝書其委曲調劑造危殭之命者又不能舉以似人而日用之百姓繇而不知亦不能舉以似公也茲第述其永矢弗諼若發於不自知之知者如此夫方隅未靖天下頗公柄用猶之滇人之情惟不得與滇人爭此時耳溫公居雖兒童下走皆知公名一時有留相天子活百姓之語故謂人情賢

蔓卜蕞尓滇亦奚能久濫公哉袞繡之篇有待乃賡載歌云

祭潘印川尚書文　　袁黃

人臣受國重寄疇不思殫力以報哉竊謂受事而人力可及者不難以人力而參合乎神功則難若無踰治水者矣然治水于河渠未壞之日雖難而猶易治水于河渠既壞後則難之難者也今日河患何如哉而先生之治河又何如哉昔陳宋二公之開會通河也雖獨治水然以通漕不因古人淮泗遺河之故道而因元人築閘

轉運之近功其見亦少左矣驅汶水逆流出南旺北至清渾地降一百餘尺因析六分之水北流以達臨清南至徐州地降九十餘尺因析四分之水南流以接徐沛皆置閘遞降焉時六分之水者其閘長時四分之水者其閘短分寸不可易也後之當事者以私意增閘而水之分數紊矣紊而常淤固其宜也顧不此之察乃更閘而東焉當時故閘由茶城而南地甚峻勢如建瓴故入河無礙既更其瀆而夏鎮以南地平而水緩黃強清弱每會必淤此先生之所苦心而屢形之章奏者也徐之

呂梁曷爲而有洪哉山險水激而成也以國初之人力豈不能盡去其險乎蓋欲藉山之險激水之流使泥沙先下而河流不壅耳後之蒞徐者相繼磨其崖石而呂梁無洪矣無洪則水平而河身漸高此河渠之再壞而先生之所苦心者也由徐達揚千里無山可水者懼入海之易淤也因就山陽之滿蒲村累石爲崖蜿蜒千尺即古之所謂磬牙亦禹之遺制也費蓋以巨萬計而水得騰躍以入海今皆沒于土中不復見形矣此河渠之三壞而先生之所苦心者也河之壞者不止于是橫流

四出蓋亦有由豈係高堰之築不築哉先生當河梁屢壞之後而身履其任左支右塞隨隙補罅志殫慮淬而貽二十餘年安流之利其功顧不偉歟余釋褐寓京師黃河告圮覲見政府暨九卿僉謀其人卒無踰先生者遂疏名以請　上俞之先生從田野間起抵任而河始告寧蓋自隆萬以來河毋决必屬先生先生至河輒治今河患孔亟而哲人長逝矣先生孝友在家庭忠誠在社稷德澤在人心文章在典籍余不論特論其治水之功如此嗚呼黃河如帶此蹟不磨先生方以天地爲蘧

廬動熙名為夢幻而逍遥乎華胥蓮社之鄉其也側觀時事覩變思賢不能不亟羨丕績而唏噓不已也尚饗

董伯念楷書金剛經跋　劉黄裳

蓋法身高大頻失須彌■藏精微才容一線四色固乃成山五眼則名非海九百煩惱豈性所來三世推求了不可得故龍潭不見大身而支遁蓋談小品耳是知離辯乃虛空之毫楃機為大鑿之滴三十二相不見如來而一粒粟中詎包法界耶兒見而不見聞而不聞曰小曰大意何云乎不也三空無慮信無虛而無實六塵不

住因無住而生心猶大者往衆之苦因泥小者行過之陰趣豈知以小除大者苦不盡以大除小者多不明何期此性本無加損何境此經自然常圓亦何以故終日金剛而未嘗金剛者破山石是金剛而住持金剛者劍鋒也火山固烈焉鎔無色之金羚角雖堅何碎非形之石是果小因乎哉願提居士既見將軍之身不失童子之體爾時說義如是寫經

捐俸安吉學置田揭　　于孔兼

原任禮部儀制司郎中今降安吉州判官于某謹呈爲

捐俸置田以贍貧儒以免尸素事竊惟朝廷授祿必稱其官臣子居功寧浮于食況無功下吏豈容濫叨且冐罪逐臣尤宜自量其冶癸巳十月至丙申十月越已三年積徃歲俸薪并今日俸薪不知凡幾貯之庫藏在典守頗費防閑淹之歲時恐左右不無乾沒與其膏潤下吏曷若賙恤貧儒且鄰城山水之形勝雖云獨擅清幽僉州庠齊濟之諸生未免奔走衣食頗以前俸置買學田或備供筆札之須或少爲婚葬之助庶以 朝廷之廩祿推及 朝廷之士子不倖未始無名以本州之民

力聊供本州之生儒事理亦爲甚便若夫剏畳停金之多少爲田土之高下此又在當事明公孰察而審處之也幸惟轉達施行

復長興縣龍脉碑記　丁元薦

長城枕山面溪去城北三里許有峯雄峙曰雞籠蓋自龍池以北迤乎而南鳳翥鸞翔起伏百狀至白石而峽于茲嶺形若負扆風氣完固此一邑之所萃靈也穴其土五色而堅四方遊食者頼其山井之埋土而陶焉歲得子錢數十倍从之土著者生心集諸亡頼爲三窟慾

則陰有所市而陽有所窩勢日橫而不可制幾四十年矣燔炙之極其𦦨爍天坑塹浸淫至二百餘尺識者過而喟焉而無饜者方且指斥堪輿家以爲悠繆不足信獨不睹人身乎蚤蝱之錐毫毛之炬害至渺也左手灸其背右手扼其吭而刺之卽有貲爵三日斃矣寧渠起郭景純氏然後較然于利害得失哉且吾邑自穆廟迄今邑大夫有去而爲御史給事銓部郎者乎有三歲不挂吏議者乎鄉縉紳有躋八座晉九列者乎歲時尤濫恒有年乎民有不疾癘者乎丁酉之秋士不歌鹿鳴一

簿死焉一丞又死焉餘不良去而簿仮歲再爲虐而百
雉以內若掃矣陽亢而極則灾陰沴而無復皆則萬靈
靡託此不可易之數也前霍州理陳君淑曲靖太守顧
君嗣衍毘陵令孫君一俊國子博士臧君懋循直指使
者朱君鳳翔中書舍人尹不佞元薦孝廉孫君弘緒金
君德王君繼賢諸生若李庭丁易東姚光宙李元芳數
百輩攘臂列狀于當事者時司理謝公攝篆焉瞿然嘆
曰柰何以一夫一家之利貽一邑之害不可其亟去之
法其豪者諸不逞鳥獸散公曰未也不窒其地孽不除

不償之直人將藉口請于兩臺使者暨諸監報曰可亡
何公以大計去而別駕查公代矣豪首闘提役且再興
公堅前議一朝悉薙之顧時詘莫能舉廠吏盜巡議償
而遷書至矣旁睨者曰是且已乎公奮然曰不可一邑
之蠹拒脫者數十年更我兩人而始一快垂刈而縱之
曰以待後之人後來者復云然長此安窮矣委曲衡劑
得罰鍰七十金計額而人償之直置田自某至某如干
畝其悉聽于官私樵採者法自某至某如干畝弟聽若
樵採緣而生事者法刑石亟禁甚晰而毖公蓋停十日

車而始竣事城中爲之謡曰北山熅熅如雲錦我火宅謝使君北山下今可栖同我春陽查别駕别駕諱兆龍南昌寧州人司理諱肇洵閩長樂人

長興縣重修尊經閣記　丁元薦

天命斯文於尼父删詩述書定禮修春秋贊易作十翼七十子之徒闡繹光大之以開群蒙爲萬世祖迺其自命曰庸德庸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若斯兢兢也後世材穎之士無能企游夏后塵意直超無始而上之弁髦一切曰夫夫拘儒也而權語河上漆園而後楊

宋墨翟韓公子蘭陵令齊顯相縱橫長短名法逮然乾
諸書影煽蠅附幾倍屣六籍又何敢也蓋行之本病不
足而標有餘言之本病有餘見謂不足而多之至今溢
觴極矣丁子曰夫經統聖直包萬類豈虛也哉有直常
者存性也為吾性傳神以道天下萬世若揭日月而樹
之幟曰文行如是止矣驟而味之澹然徐習之循循乎
不見可喜可怪而沒齒莫殫累劫靡竟何也靡乎乃其
所以經也性學不明儒者內偷而外託以自解行之倫
也而與端大雅之倫也而諸子百家本不足也　二祖

受命從櫛風沐雨中首學校廣厲青衿諸不習五經四書者不入賢科已命儒臣纂修諸經大全頒賜郡國士士屏氣求身其中罔踰尺寸法令一而王始尊經義一而道始尊　二祖之垂憲至深且遠也或曰漢之于經也支于章句宋之于經也支于理尊經經㢢弊久矣踵而甚之與曰吾師不云乎下學而上達夫上之不離乎下也達之不離乎學也一貫者也學而未達有之猶然闚以內也爲迂爲執爲支離賢于無忌憚者也不見漢晉之季乎黨錮諸君子標榜節義賈禍至慘昭烈張空

拳而揚旣熸之灰豪傑颷集一門爭硏則其餘聲也彼名求之而實收之功不啻倍當塗高逞盜竊之習典午尤而安焉風靡波蕩一掃名教而晉亡于揮塵淸譚之下宋漢宋之流弊遠勝魏晉之盛時蓋世未有不經而可爲國者文與行一也遐哉聖謨其慮不深且遠邪吾邑自已卯後尊經閣日圮至午未兗廢經始于金使君又數年而熊侯落成士登斯閣若干載一時侯簡其雋日課焉暇則相與闡明河津之學夫河津世所迂爲庸德庸言者也姚江泰州之說熾而此脉漸以斬使君貞

嘅焉有意乎其爲尊經之微意抑又深遠也夫

光祿寺珍羞署查刷事蹟序　　唐文獻

今國家泉府之供稱至細矣大都以不足之財不能塞有餘之孔諸浮淫之蠹日月朘削而莫可誰何若不佞所聞知則光祿者亦國家一漏巵也夫其所司者不過治　天子以及　六宮之餼烝與其緹齊次則百執事之分廩于大官又次則四裔賓貢之　賜餼于大庖者然日歲費以億萬計　天子爲設三品大夫佐以兩卿丞綜攝于上分設四署署設丞監若干員以鉤稽出納

丁下可謂重且密矣特以其為　上供所出百貨所萃諸儲偫供帳必飭諸執事胥徒必備以是群諸積猾亡賴糧聚其中睢盱而為奸利藪蓋百相蒙也百相蠹也凡為丞若監豈盡偽蹻而瀆于事抑豈盡指染而恬為眾者彼且以為故事爾爾吾務摘抉則難乎其為前吾務植標則難乎其為後且察察之府怨闓闢之藏疾孰與夫去彼而趨此乎吾計日且遷耳嗚呼此蓋浮蔡飲醇而甘狎冠虎者也以予覩于今轉寰閔公倘所謂不溺其職者歟公之為珎羞署者丞凡幾年月即以廉勤見

推擇攝行凡幾事至則必問將事者曹貲云何何約也即問延事云何又何祭也即器物有可因僃為新去繁從約者乎何所事更置且涉滬塵土為也所出金錢有以十為百以百為千者乎何事處糜縣官也蓋將事者廝廩㠯攝月朘衆公矣公在事以其事省歲額金者千以其事省月供金者百纍纖積微具有萬畫歷成而進之于其長若少卿程公萬公寺丞鍾公等莫不嘖嘖歎公賢以公所條上狀示三署著為絜令且言今縉紳間率稱世祿之家鮮克習事或受握筭不知從横若閔丞

人詎可少之乎蓋公之先有兩尚書以治行文學有聲
憲　肅兩朝至于今簪紱滿門若上之稱鍾鼎世閥
册先閱矣而公特以散秩起家方入署時人第目公體
貌閒雅被服布素羨以為此謝氏鳳毛覺其緇涅于阿
堵也者顧不知公乃更精其官不啻如人所云爾不佞
猶嘗言國家之理財往往苛于人而疎于出其蠹奸又
往往詳于近而略于遠今一署猶然推之他署可知一
光祿猶然推之他曹又可知又況遐荒辰塞去　輦轂
爲里者乎公今且出而治賦吾郡矣夫其稱老胥健猾

鼠鬼穴而豺虎嗥者可勝道哉不俟請曾公僭是且請爲前驅而告之

吉永豐縣誌敘

吳期炤

志者記事之書也古侯國皆有掌記之官以志一代盛衰之跡沿革損益之宜後之人襲遵行之蹟而知其故質感末流之弊而返其古初其所賴以備法懲昭鑒戒者具在茲哉志之不可無也今之縣邑非古小國之諸侯乎自罷侯置守而後記事之官統之王朝之史局而郡邑無專掌之人矣雖問俗觀風之吏歲錄屬縣之政

獻之天子而史不勝書不容不略勢使然哉我 朝治
教休明典章脩飭一統有志方岳有志列郡有志郎出
一甸之盛發五車之積當不富於此矣復爲縣志者何
居稱以志一統者舉天下之大凡也志方岳者舉一省
之大凡也志列郡者舉一郡之大凡也孰與一縣自爲
一志之詳且盡哉吉之永豐固江右名邑語山川則秀
明秀語財賦則居充斥語人才則自歐陽文忠公而下
磊磊落落海內稱爲儷矣蓋與文江安成西昌諸邑竝
峙[illegible]者而乃今縣志可見文獻之微謂何嘗考宋

自政和建邑以迄于今志凡四就矣特以世遠無傳民
間鮮得其本間有存者殘斷彊半莫可稽其顛末且
國朝之志止於　英廟嗣服之初其後百六十年之事
茫然無可質而証也余切憾之每思旦晚休衙或可從
事楮墨之役而蒞任以來水旱頻仍施濟無策日惟簿
書期會之間救過不暇而奚暇及此也今年秋七月始
圖纂述其書再閱月而偶以遷報爲時則又晚矣往歲
曾歷鄉都凡見山農野叟頹然蒼素者必進而問之否
亦訪而求之故此方先哲之履歷民風之善敗遞夫陵

谷之變遷土田之高下地里之險夷靡不探索而得其槩其或事之可以傳信者輒援筆而書納之奚囊今得稽于以成其志亦以識之者豫也而前數者之中獨於先哲之履歷爲尤詳蓋前人之懿行後人之觀法在焉語有之賢者立表愚者從影此化民導俗之機興道致治之地也余故詳之將取此以示法也豈惟是哉一介之夫苟有一善亦舉而書焉凡我閭閻小民寧不又有感而興觀而善者乎若夫究盛衰之所由來求沿革損益之所必致於以爲法爲懲用以爲勸爲戒則志之所

載或有足觀者而余也何敢焉志自疆域以下凡八卷其選舉人物二志考諸作者當有表傳之名蓋學士大夫簪史氏之筆恒倣遷固以下諸大家之定例如所謂八表列傳云者而實非余之所敢居也姑以耳目所及舊志可采者纂而述之總名曰志聊存一時記事之書以俟後之長於史學者去取而更定之焉爾

吳興藝文補卷三十九終